

安庆邓石如读书处

张爱斌

清代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邓石如的读书处座落在大观区采菊巷内，即天花庵与赤帝庙后身，今观音街52号西隔壁大门楼内的高坡上，距大观亭旧址百余米，依坡建筑，原貌犹存。

此处遗迹有史料佐证。其一，菱湖公园邓石如碑馆内陈列有邓石如篆书石刻《谒余忠宣公墓诗》，后面署款“嘉庆甲寅冬书于余忠宣公墓侧”。余墓在大观亭，与天花庵近在咫尺，由此证实邓石如在逝世前一年仍在天花庵读书处。其二，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，杭州小卿女史和妹妹幼卿登大观游览，各题七律一首。次年，邓石如来读书处，天花庵主持僧悟本将该诗抄给邓石如，邓石如读后连夜和诗两首，在诗的序言和跋语里，清楚地记述悟本抄诗经过以及和诗的激动心情，长达六百余字，后收入《小长芦馆集贴》，成为不朽的艺术珍品。这也是邓石如在其“读书处”留下的书坛佳话。其三，邓石如挚友望江县令师荔扉每次来安庆访问山人，相互酬答诗篇，这从师荔扉诗集和邓石如《铁砚山房稿》里均可以找到佐证。其四，邓石如的友人鲁承烈题赠邓石如诗轴中也说：“石如老吟长先生，前寓鸭儿塘

憎舍，巨作甚富。”其五，邓石如逝世后，其子邓传密仍在这里读书。据阳湖学者李兆洛记载，他在天花庵禅院读书处会见传密，传密已十八岁了。其六，1935年安徽省立图书馆将李兆洛所书“完白山人读书处”椎成拓片，陈列在图书馆内展出。又安庆的知名人士张道衡在横额的背面题了“完白山人旧馆”六字，以志思慕。可惜这些遗物今已不复见。

“完白山人”邓石如在安庆遗留下两百余年的读书处是一所有历史意义的古建筑。20世纪50年代，笔者在西门解放派出所当民警时曾多次因公去采菊巷，当时只见“完白山人读书处”仍完整地保存在天花庵之后坡上。全屋系砖瓦平房，有卧房、书房、柴房、客屋等组成，共有十间之多，还有一条十多米长、一米三宽的巷道，占地总面积近二百平方米。大门上端嵌有李兆洛手书“完白山人读书处”横匾石刻。然“文革”之后再去瞻仰，该横匾石刻已不翼而飞，房屋亦破烂不堪。老城改造期间，有人曾计划拆除“邓石如读书处”，后经市民一再呼吁，才使其保存下来。1990年市政府将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在该屋巷道西侧置放一块市级重点保护单位的碑刻，向民众公示。

闲趣

蓝小烟

那天休息，在家翻看安妮宝贝的《眠空》。她说：天气日益热起来，买了盆栀子花和茉莉，放在客厅的阴凉处，睡觉时芳香于枕边嗅闻而至。瞬间，她便唤醒了我的意识。

是啊，早已到了安妮宝贝所说的女孩纷纷穿上碎花连衣裙、夏日已至的时节。我怎么就没想到要放两盆这样素净、淡雅、安静的花在客厅里呢。放下书，在客厅来回晃荡，哪里该放栀子，哪里该放茉莉。再拾《眠空》时，满眼只是栀子和茉莉了。

当朋友将两盆花送上楼时，还捎带了一盆绿萝。如此纯粹的绿色是这个夏日里最清凉的背景。我想给她们找最适合的位子。

暮色不知不觉降临的时候，看着她们在客厅里静静地立着，和她们对视，一瞬间，突然有一种时空上的错位。朋友说，怎么不早点要，栀子花已过了季节。我说，没关系，我要的不全然是她的怒放，其实我更喜欢听余韵。而茉莉花正好和栀子花承前启后遥相呼应。

绿萝当然放在花架上，让她的绿在客厅更夺目一些，栀子花放玄关，茉莉花放阳台。如此安顿她们，和她们友好和谐相处，应该是一种情感的满足，亦是一种精神上的饱满。我想，于这样炎夏的日子

里，有她们相伴，该会增加几许清凉。

栀子挂着一朵小花，有一种孤独的美。一日比一日火热的天气催化着她，于是，两朵、三朵、四朵竞相开了。日日和她们相处，那种香氛若有似无，时而不闻不问，时而弯腰捕捉，总是她比我会捉迷藏。只是，我挺愿意输给她的。

阳台上的茉莉在迎风舞蹈。黑底白花的瓷钵有着很强烈的艺术感觉，长长的茉莉枝条立于其中，造成视觉上美好的协调感，仿佛那黑底色白碎花就是茉莉生长的背景。如此，才能映衬她苗条柔婉的姿态。

有绿色的小苞芽在含蓄地点缀，虽然还没有栀子花的那一缕飘渺的香气，却也好似不甘示弱般，要在某日不经意间开出一朵朵清丽柔婉的小花来。

“天赋仙姿，玉骨冰肌。向炎威，独逞芳菲。轻盈雅淡，初出香闺。”总会在与她对视的时候，生出这样的臆念。清瘦的枝条，连叶片也楚楚惹人怜，更勿说那粉黛含羞的小小苞芽了。

绿萝的名字，是我的最爱。在书中与她多次交好，想象着她轻婉曼美的样子，和她纯净唯一的颜色。想着，于一日要带她回家，给她一个空间，让她日日美丽我的眼。

于是，我便会在这样的闲趣中自乐。给她们浇水，给她们松土。总怕怠慢了她们，让她们受委屈。于是，我便一遍遍地问人，这些花儿怕晒吗？渴了吗？营养够吗？

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勤劳的人。便会格外小心，想在白天和她们为伍，黑夜与她们闲话，该是怎样的满心欢喜。

说栀子花的花语是，永恒的爱与约定。如此深情的花语，她定是永恒与忠贞的。有她相伴，便有了情感的归依。

素馨茉莉，向炎天，别有一般标致。和如此洁净、温婉、素雅的她们相伴，谁说不是是一种美妙自得的闲趣呢。



茉莉（资料图片）

敬爱的父亲：

给您写这封信，断断续续写了许多次，不是因为工作太忙，而是实在不忍心以这种方式向您倾诉我的思念。每次面对电脑屏幕，打开电子文档，都有一种揭开伤口的疼痛。

记得那是2016年7月10日凌晨，二弟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说您因高血压并发症复发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！晴天一声霹雳，我心如刀割，日夜兼程赶回河北老家，看着大院里搭起的灵棚，听着低回的哀乐和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，想想上次回家父子间的倾心交谈，如今却已阴阳两隔，我心痛，心酸，悔恨，百感交集……

其实，随着慢慢变老，您的身体一直倍受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困扰，前后两次犯了脑血栓，却都瞒着我们几个，生怕影响我们工作。殊不知，虽然没有再犯病，却埋下了深深的隐患。去年4月，您病情发作，从县医院转到市医院，由于我刚刚调动工作，家里没有告诉我。得知消息时已是月底，我匆忙赶到医院看您。您病情稍有好转，便催我归队，说有几个弟弟照顾，尽管放心。归队后，放心不下的我每次打电话，您都是报喜不报忧，要我以工作为重。正好去年夏安庆防汛形势严峻，本打算等汛情缓解后再请假回家探望您，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，也成为我此生最大的遗憾！

转眼又是一年，在您离开我们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，儿时常想念您，想着您的养育之恩，想着您的点点滴滴，有好多心里话要向您诉说。

您知道吗，在儿子心目中，您一直是

不向命运低头，不向困难弯腰，含辛茹苦，把我们拉扯成人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！

您的一生吃过太多的苦，虽然很少和我们说起，但是从长辈们口中听到过不少，后来随着我们慢慢长大，也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。

您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那时刚刚解放不久，家里一贫如洗，兄妹12人，您在6兄弟中排行老三，爷爷奶奶养活不起这么多子女，就把您送到舅舅家，10来岁时才回到本村。读完中学，就成为家里的壮劳力，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当年，你和四叔二人拉着板车到邢台运煤，步行往返二百多华里，路上仅靠几个窝窝头充饥。

要说咱们家遇到最难过去的坎，那是我和二弟读中学时，我比二弟大两岁，比三弟大七岁，兄弟仨都处于蹿个子长身体的时候。“半大小子吃穷老子”，那时候，填饱肚子都成了奢望。记得家里有一块宅基地，一直是个大土坑，没钱把它填平，更别说盖房子了。包产到户之后，有的人家吃上了白面馒头，而我们家连玉米面饼子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真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。迫不得已，一家人商量，把家里最心爱的枣红骡子卖掉，换了几百斤玉米，总算度过了难关。那一天，您带着我一起赶集卖骡子，谈好价格后又牵了回来，

反反复复好几次，我知道您是舍不得，可又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
面对困难，您没有被压倒，反倒是愈挫愈坚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您买了村里第一辆汽车用于跑运输，后来，合伙经营乡里第一家批发部，再后来，又开办面粉厂，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。作为父亲，您不仅将我们培养成人，还给我们兄弟三人都置办了宅子，让我们有了栖身之地。作为儿子，您对老人是那么的孝顺，每次去外地出差，您总是捎带些稀罕东西回来，先去看爷爷奶奶。家里做了好吃的，也总是先给爷爷奶奶送去。

您年轻时好学上进，人品好，敢做敢当，工作能力强，18岁就入了党，先后担任民兵连长、村支书，兼任乡里的工商、税务协管员。曾经有几次招工招工吃商品粮的机会，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担子太重，终于没能实现当一个“公家人”的愿望。

您对我们要求很严。从小教育我们哥仨，做人要正派正直，不能欺软怕硬，不论穷富，都要与人为善。在这方面，您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。那一年，有个外来的建筑队在我们家面粉厂隔壁施工，拆房子时不小心把厂房的一面山墙碰倒了，我家家具电器受损严重。大伙都说要建筑队赔偿损失，您却说人家也不容易，只要求他们把山墙重新

给父亲的一封信

殷兴华

垒起来就行了。打那之后，您与建筑队领队的刘叔叔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参军多年，有时感到工作累，和您发几句牢骚，您便开导我，说工作不能怕累，多干事累不着，本事也是从累中得来的……这些话我都一一铭记在心，时时鞭策自己。

从小到大，您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很严厉的，说真的，在我们心中，对您充满了敬畏。可在我当兵之后，您的两次流泪，却让我看到在您严肃的外表下隐藏着柔情的一面。1989年10月征秋季兵，我想报名应征，开始您并不想让我走，怕我年龄太小，吃不了苦。母亲支持我，并做通了您的工作。离家前的那个晚上，为我饯行，您喝了不少酒，拉着我的手放声大哭，“儿呵，你才十几岁，真舍不得你走啊！”此情此景，至今难忘！您第二次落泪，是我军校毕业后，您来部队看我，中队领导和几位战友请您吃饭，在中队长、指导员的鼓励下，我为您献上了《一封家书》。音乐响起：“亲爱的爸爸，你们好吗，现在工作很忙吧，身体好吗……”一曲未了，您已经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。平复了心情，您告诉在座的战友：“这首歌唱的，就像我们家的事儿。”

您的人缘很好，出殡那天，天降暴雨，村子里父老乡亲从四面八方冒着雨、踩着泥泞前来为您送行，送殡的汽车在田地里打滑，大家同心协力靠着两条绳子硬是把汽车拽着往前走。这醇厚的乡情，让我们终身难忘，九泉之下的您也当欣慰。

父亲，这辈子做您的儿子我还没有做够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做您的儿子！

想念您的兴华